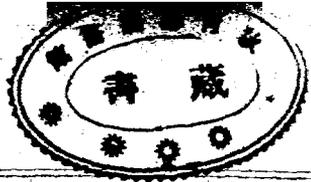


R 3376

16
D751.62
2



Hamilton Fish Armstrong 著

希特勒統治下之德國

何學尼 譯



何學尼先生譯著

(一) 價值論概要 黎明書局出版

本書闡述奧國學派價值論之概說，為政治經濟學一種中心理論，分析效用與價值價格之別，敘述主客觀價值之異同，對於眼界效用發揮尤為詳盡。自來經濟學者曾予本書以最高評價。

(二) 新女性的教育 大東書局出版

本書係家庭叢書，論列女子家庭教育，學校教育，體育宗教與升學問題，內容極為豐富。

(三) 希特勒統治下之德國 太平洋書店出版

本書詳敘戰後德國民族苦鬥之實況與今後之要求，繼述德國傷勢力崩潰之情形，與國社黨外交軍事等項政策，并分析其和戰之趨勢，及其對世界之影響，為留心國際政治者所應研究之資料。

(四) 公民須知 在編印中

值此憲政將實施期內，訓練公民為目前急不容緩之要舉，作者特編是書，藉供各界參考，舉凡公民應具備之常識，多方蒐集，關於史地常識，特為列入，俾啓發人民民族意識，羣知救亡圖存之要道云。

希特勒統治下之德國

Hamilton Fish Armstrong 著
何 孚 尼 譯

目 錄

序

- 第一章 舊勢力的崩潰
- 第二章 伏頓與猶太人
- 第三章 民衆的革命運動
- 第四章 國社黨的外交政策：軍備
- 第五章 國社黨的前衛：奧國與但澤
- 第六章 走鄉地帶

目 錄

第七章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

第八章 各種弱點之可能原由

第九章 疑問

附錄 四強公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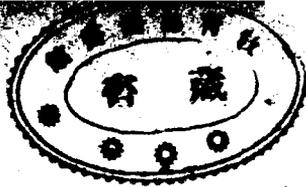
序

本書原著者阿姆斯莊 (Armstrong) 氏，主美國外交評論筆政有年，熟諳歐洲情勢，前於國社黨在德握政權後，即赴柏林從事考察，并訪問希特勒及德國其他領袖，復遍遊奧國與但澤諸地，然後直趨羅馬作德意二國法西斯蒂政制之比較研究，歸而草成是書，曾風行一時，旋即再版。

氏於書中詳敘戰後德國民族苦鬪之實況與今後之要求，及

其努力勞動服務與倡導國民體育運動等情形，可爲我復興民族
殷鑑。繼述德國舊勢力崩潰後對其當代領袖猶太人及產業界鉅
子，作各種預測。書中更舉萊國社黨企圖軍備平等，將撕毀凡
爾賽和約……今皆一一實現，其分析和戰之趨勢及其對世界影
響，與國社黨之前途，均爲留心國際問題者所應研究之資料，
全書立論公正精闢，譯筆亦以忠實爲主，爰特付梓，藉供參考
。譯者執筆時承國立上海商學院院長裴復恆博士多方指導，特
此誌謝。

R3376



歐戰的力創

希特勒統治下之德國

第一章 舊勢力的崩潰

共和時代的德國民族已經沒落了。在過去十四年期內，爲世所知的德國的政治家或實業家，現在幾乎全都沒落了。當然例外是有的，但似波濤捲着泥沙，前期另一民族的最後形體已逐漸地傾覆於國社黨的政海中了。共和政體已澈底被清除，國社黨員很難相信德國從前會有過這種政制的存在，至多也不過像做了一場惡夢，他們現在已被自己的步伐與吶喊從夢中驚醒

Hamilton Fish Armstrong 譯



(南)

了。德國那些愛國志士，當大戰後軍事失敗期內，爲求國家的生存與榮譽起見，長期的奮鬥，負荷着過分的重任，依照當時的情形講，德國人所信奉的國家主義與愛國心的專一，當然是毫無疑問的，所以就國社黨員的眼光看來，上面這種情狀用不着誇張的，不問他是否爲國社黨員，首應考慮當前的各種問題，這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假如他不是一個國社黨員，他便會被打倒，但國社黨却常希望他忘掉過去的一切，接受希特勒（Adolf Hitler）的領導；否則他不但被打倒，並且人家對他的印象也消失了。簡直否定了他的生存，他的名字不會聽到，有時甚至被人嘲謔，假使人家問及他時，國社黨員必給與以漠然

的回答：「啊！他仍活着嗎？他也許出國了。或者他住在家中休養？」國社黨不僅施用這種手段對付那些因反抗而被捕或在逃的猶太人與共產黨，即對於德國最大的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布郎恩（Otto Braun）也採取同樣的態度。布氏是曾數任普魯士總理的強有力的人物，德國人民常說：「與登堡總統逝世後，我們要擁護他的」。可是在德國舉行大選前，他垂頭喪氣地逃到瑞士去了。前曾盛極一時的中央黨，向來是支配內閣各部長的，國社黨對之也施行同樣的手段，白魯寧博士（D. N. Brüning）現在也不能與聞國政了，但他的名譽的被損並未由於機會主義。說來正在醞釀中的幾位獨裁軍人如塞克體（Von Seeckt-

格汝勒爾 (Groener) 以及爐燻的施賴賚 (Schlicher) 現在已不再聞名了。據說施賴賚若離開他的故鄉指定區域格利里克 (Glienicke) 時，便有兩個挺進隊員 (Sturme Abteilung 簡稱為 S. A. 一九二四年德國醞釀政變時他已喪生於此輩之手) 監視着他，史特勒斯曼 (Stresmann) 不僅與世長逝，並且似法勒 (Pharoh) 般長埋地下。許多國家的領袖都已成爲地方的領袖，郭羅尼 (Cologne) 的市長亞德老爾 (Adeaner) 與明星 (Münich) 市長謝馬夫 (Schemagh) 均縮小其行使職權的範圍。共和時代統治德國十四年的領袖們現在概遭擯棄，不聞不問，依照國社黨宣傳部長戈伯爾斯博士 (D. R. Goebbels) 的意見，德國

歷史上不要遺留着他們的痕跡，興登堡自身已成為偶像的人物，因為他以政權維護國社黨，所以他的照像懸於咖啡館的四壁，現在國社黨員不再需要他了，然而他本人也無所謂企圖與目的。

鋼盔團 (Stahlhelm) 是由前綫久經戰陣的士卒組成的。在戰後國難期間，幾次從紛擾與共黨的夾攻中挽回了國運，但國社黨懼其與挺進隊敵對，所以現在這種組織已被解散與屈服。副總指揮杜斯特伯爾克 (Colonel Dusterberg) 爲一九三三年德國候選總統，但因為他是猶太族，便毫不客氣地被放逐了，這從興登堡寫給他的慰問信中可察知的。另一鋼盔團的領袖塞

爾特先生 (Herr Seldte) 宣言加入國社黨，並把他的組織交給希特勒指導，那些受過訓練的退伍士兵，他們認挺進隊是傭兵與劫掠者所組成的烏合之衆，然他們現在祇有奄奄待斃。他們遇有機會時，他們並未會準備着實彈射擊，實際上他們的機會不會再臨的。

施賴查將軍 (Von Schlieher) 所指揮的國防軍 (Reichswehr)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可以助他決志建立迴光反照的共和政府，但現在却鬱悶地處於一旁。國防軍的兵營是政府建築中惟一懸黑白紅三色國旗的處所；德國除了總統住宅懸有特製旗外，其他所有的政府機關都懸着國社黨的卍字旗，國防軍懷恨地高懸三

色國旗做爲獨立的標幟，他們知道發動的時期終將屆臨的，現在國防軍領袖所能作爲的，祇是靜待時機的成熟，重建共和國後，他們可以爲國家服務，但這是一種虛望。

德國舊日的各種勢力，繼續崩潰下去，祇剩着最後一道防綫，準備與國社黨的獨裁制對抗。

德意志聯邦政體已不存在了。從前德國施行的「分權憲法」，賦予各邦以特權，現在國社黨的領袖們已改行「集權憲法」，政治重心在柏林，各邦政府假如不竭誠擁護中央的話，隨時有改組的可能。各地握政權者的野心，也遭受同樣的打擊。

社會主義者職工聯合會已消失了政治的力量，不再以罷工為議訂工資的武器，後來在國際勞動節的次日完全被解散了。

他們的房屋被大批的軍隊所佔據，他們的職員也被囚禁，他們的基金分配給新成立的國社黨職工聯合會，這是想把勞動者從新組織，做為黨的發揮意志的機關，他們希望所舉辦的社會保險及三，五〇〇，〇〇〇會員的銀行金融活動可以許其繼續存在，至少可保持這在德國人民生活中具有五十年活動歷史的組織，但國社黨予以否定的回答，且同時宣稱職工聯的領袖，是赤色叛徒，國社黨對勞工說：「希特勒是你們的朋友，他為你們爭取自由，他會送麵包給你們的。」較小的天主教工聯與其

他工聯即刻無條件地服從國社黨的指揮，農業組合與合作社也同樣被屈服了。互濟社已經消滅，普魯士的最大分社也呈瓦解，並使與其他互濟分社斷絕關係，現在併爲「德國基督徒聯歡社」。

「從羅馬解放出來！」（Los Von Rom）是國社黨鬥爭的口號，與「從猶太解放出來！」（Los Von Juda）同時最先提出的。盧森伯爾克（Herr Rosenberg）及國社黨其他領袖常將基督徒與猶太人並列爲一階級，復認互濟社員是政治上左傾的份子，無數國社黨的演說家倡言黑紅黃三色國旗的違法！黑色代表天主教；紅色代表共產黨與社會主義者；黃色是代表銀行

家。當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德國天主教牧師在壇上恭讀早先預備了的牧師書札，虔誠地祈禱聖經中的教義：「凱撤的東西應歸還凱撤，上帝的東西應歸還上帝。」便說：「只要依照國情和民族性需要自由的國家裏，教堂才能够維持國家的紀綱。教堂是神聖的自制的獨立社團，牠的特權不是從國家方面獲得的，乃是上帝賦予的。所以執政領袖最好不要把教堂視做執役的使女，祇應認牠是地球上一種神聖的力。」同日天主教徒職工在明星所聯合舉行的大會被解散了。挺進隊禁止主教佛爾哈勃 (Faulhaber) 召集大會以慶祝各地的代表。繼着國社黨對他們又施行公開的打擊——祇用拘捕天主教領袖的方法，便消滅了該

黨的勢力，其中有許多著名的主教和牧師的行動，曾表示些獨立的人格與意識。其次被削滅的爲中央黨，哥伯爾氏博士（R. Cobels）說：「一個國家祇須要一個信仰與一個政黨。」德國天主教的信仰引起許多風波，但現在已屈服於無數信奉卅字旗的國社黨員狂瀾之下了。

德國的耶穌教徒也爲這種潮流所屈服了。國社黨執政後，一般路德派的宗教改革理論家立即從事統一的新國家教堂（*Einheitskirche*）的組織，以適應國社黨的恐怖，因國社黨的反對與教堂內部弱點的暴露，一定會在各邦二十八個獨立教堂內蔓延起來，並且這種宗教團體的構成份子，并非二部分的鐵血，都

是同種族日爾曼人，這樣可使國社黨的反宗教運動簡單化，同時德國傳統的因襲的宗教勢力，也接受統一教堂的主張，乃於軍隊牧師米勒博士 (D. R. Hermann Mueller) 之上，(米勒氏是希特勒的後補人物) 推選波得爾席芬夫博士 (D. R. Podelsch-wingh) 為全國教主。他們隨卽行使職權。普魯士新教堂內，受過宗教洗禮者計有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人，都是信奉德國新教的，一國社黨員被委為這裏面的監督，他解散這教堂的理事會，各種工作都併握於他的掌中，後來他排擠了波得爾席芬夫，於是米勒宣告就最高教堂理事會主席之職。國社黨的德國基督教會對其信徒發表宣言，謂：「我們真實的領袖希特勒，

已經把誘惑你們的人物都放逐了。」這也是主張廢舊約全書贊同中古時代北歐精神的教會，據其中負責人談：「現在新約全書也要廢棄，那些信仰希伯來神靈的人們應滾開，讓德國具有理智的人物邁步前進。」

司法界曾經過嚴密的審查，結果許多法官（由普魯士最高法院主席體格氏博士(Dr. Tieser)發端)不是自動辭職，便被革退。所以普魯士的司法部長在通告中說明法官須受愛國主義與社會思想的測驗，並須在軍營中受相當時期的訓練。以養成尚武精神，就國社黨的眼光看來，抽象的司法概念是沒有用處的，司法界應為國家的較高目的而服務。

至於德國最大的國家黨，在一九三三年三月選舉與施賴賈（Von Schleicher）下野期內，曾與國社黨携手合作，受貴族皇室地主及舊日軍閥官僚的擁護，但國家黨終於被懸諸空中，足僅及地，次漸死於自設的陷阱中。一九三三年正月三十日晚巴本（Von Papen）勸希特勒與他聯合選舉，他以爲已預替自己的保守派準備了方法，可以兼併國社黨的。但結果適得其反。

國家黨的力量於大選後立即開始分化，最初由貴族根據地普魯士東部發端，因爲各種不同的理由（最近國社黨施用最簡單的方法，祇說非教徒的官吏沒有忠實的信仰，但不指出特殊的理由。）國家黨的重要人物，均經政府銀行農業組合中喪失

了領導的地位，全國商會及其他公共團體中强有力的國家黨員，都被國社黨所吸收了，即私人團體與各重要實業組織的董事會議席上每有國社黨的監督，宣布墾逐自由的猶太人或不必要的會員，改組董事會，須服從國社黨的命令。這種兼併政策是與國社黨攫取鋼鐵團併進的，因其與國家黨的思想及政治活動常相符合的關係。當胡根堡(Hugenberg)的綠衫軍武裝被卸除時，（胡氏為聯合政府時代的實業部長及國家黨主席的行政衛星。）國家黨的聲譽與單獨行動的能力也跟着被削減了。德國實業聯合社是國家黨的大本營，旋被併入於實業公司內，備做國社黨擬定的機器中的齒輪，（現在僅聞其初步的說明）想

把雇主與傭工聯合爲一階級，在領袖指定的原則下工作，以反對前此商業代表聯合會與職工聯合會所屬行的民主制。〔註二〕

同時胡根堡迫着遭受各種挫折，有些打擊是非所應得的，有些却因爲他自身的愚笨而招致的。他所草訂的要求倫敦經濟會議退還德國戰前殖民地的文牒，德國政府輕忽的拒絕接受，這是加他以最大的侮慢，他的名譽喪失殆盡，即在他的信徒中亦然。現在解散國家黨的內部組織，羅致其中堅領袖使加入國社黨，這是一個極簡單的辦法，胡根堡堅不肯承認這難於避免的趨勢。當他的陣營被摧毀時，他發出各種悲憤的聲明書，請大眾回憶希特勒曾允許他及非國社黨的同僚入閣，三月二三日

條約的內容，授權希特勒執政四載，他可以任意頒布法令，不必得議會的通過，且可不依照憲法行事的，後來這協約被國社黨，國家黨，天主教黨，及各小黨所採用，以四四一票對社會黨的九四票通過。但胡根堡與其他朋輩在閣內外均不表示任何意見，最後內閣無一虛席，他便退隱了。

這種教訓是很易明瞭的。有些非國社黨員每採用國社黨的方法，貪緣權位，三月十三日副總理巴本在明斯特 (Münster) 演說，盛贊中古時條頓民族好戰死於沙場的精神，也許是懷着上項目的，他說：「母性應竭畢生的精力養育兒童。做父親的人應決戰沙場，爲子孫求前途。」他并引伸着說德國的

字典中，擯棄了和平主義的名詞。許多非國社黨員並能證其才具良好，但就國社黨的眼光看來，對他們給予的評論是並不大的。微笑祇浮泛於那狡黠毒辣的強梁者的面上。

這些新興民衆的統治者也有新的詞典，現在德國的文學藝術，職業與游藝，另流行一種新的作風，技巧及經驗。一件藝術作品或各種新劇，除非作者是亞利安人，才是優良的，作者最好是屬於條頓種族，（假如有這種事實的話）如果是國社黨員更佳，絕對不要屬於自由人或猶太人。現在德國的音樂戲劇，電影均依照國社黨宣傳的目標而演奏。德國各大學現在舉行清黨運動，凡著名的教授如爲猶太人，或被聞知爲愛好自由思想

的，或其同事中有對現狀表示怨恨者，或被疑爲信奉學術自由的教授，他們概被政府免職，且常僅由學生會的一紙通告便辭職的。【註二】公共圖書館與大學內收藏的書簡須受檢查，書店陳列的著作也遭同樣的厄運，結果大批作者的著作——如湯姆斯曼（Thomas Mann）是。被政府沒收與焚毀，有時這種工作由國社黨員執行，他的這種行動，無須對警察法庭及各級機關負責的。【註三】德國書業聯合會已宣稱不出版國內外猶太人的作品。輿論界亦實行肅清反動派的思想——自由人，謳歌和平者，國際主義者，猶太富翁，反對國社黨運動持漠視與反對態度分子。應逐其編輯與訪員，報館中原有留任的職員，由

國社黨派人從旁監督，注意點完全集中於各地革命運動的新聞宣言稿，領袖演詞，民衆大會與慶祝會的紀錄。每件消息均以激昂的詞鋒記載着，使外人無從判別事實的真相，這種新聞與史實無關。除引起外人對此種舉動的嘲諷與謾罵而外，全世界的輿論很少注意及此的。

【註一】德國的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專門職業界，擬劃分爲四個階級。彼此併立，意即含着雇主與被雇者。

【註二】德國學生，並非確有罷退教授的權；但他們的勢力可以威嚇學校的行政，易對於反對他們的教授懷疑，於是示威，罷課，散發宣言，結果迫着教授離校，有些猶太或信仰自由的教授，因爲他們當大戰時在爾

績效勞過，政府擬視為例外，仍讓其在各大學授課，但有時仍遭學生的反對與驅逐。

【註三】

柏林因發內登街(Quvaldenstrasse in Berlin)的高等學校外，及德國全境的同等學校校門旁，懸着紅色的大學生聯合會的牌子，宣示猶太族是德國思想與文化的敵人，猶太人的著作不可印成德文，否則在書面註明「譯自希伯來文」。這是一九二〇年二月在明星(Munich)發表的國社黨運動綱要所產生的現象，當時還記載着其他事物，「不許猶太人爲德國國民。」這可視爲開倒車的政策；海里西海勒(Herrn di Heine)的著作據說仍措諸高閣。

第二章 伏頓與猶太人

爲什麼能够這樣把現在與過去（指帝制時代的德國及共和時代的德國）的關係，一刀割斷了呢？因爲現在統治德國的一般青年，對於國社黨創始（國社黨運動，於一九一九年在明星（Munich）地方開始）以前的歷史，完全不管。他們可算完全生活在現實之中，他們只會爲自身制成一點私人的歷史。除去國社黨成長中的修飾的紀錄不算，這其中包含一些爲喚醒

德意志而犧牲的殉難者。例如魏塞爾 (Horst Wessel)，是國社黨的工人組織者，被敵人共產黨暗殺了的；希拉該特 (Schlager)，是一個身世不明的德意志愛國青年，一九二三年五月，法國軍事法庭，判他在魯耳 (Ruhr) 地方有偵探及怠工之罪，遂處以死刑。他們還有些歷史，就是亞茨持克 (Aztes) 或特羅雅茲 (Trojans) 的史實。他們對於舊時日爾曼帝國的政治或政綱，對於世界大戰的起源，協約國的軍事勝利，乃至對於凡爾賽條約，皆不發生多少興趣。那些皆是原因，而他們則只問各種結果。他們所知道的：是一九一八年共產黨（或許是社會主義者或共和主義者？——實際上名稱是可互換的）的攻其後

背；是某些人的柔弱與叛國，他們把祖國一部分領土割與德意志的仇敵，才取得政權；是那一些共和主義者，爲德國的利益而很馴的接受許多約束，然而不能從速擺脫；是猶太人的銀行家經營貨幣，而猶太商人獲利的時候，日爾曼民衆則忍苦受辱。他們反乎馬克斯的唯物論，創設希拉該特的自我犧牲 (the Self-Sacrifice of Schlagerter)

在血流遍野的可怖的赤白抗爭中失敗的國度裏，那兒似乎會產生創造的天才及各種經驗。——尤其易于名聞世界的天才，他們顯然的增加人類智識，推動拯救人羣的無盡的事業。我們試一回憶，在德國國社黨革命以前，有人向國外有數之權

威，請其舉出一百個德國人來，他們在過去十年之內，對於他們國家之智識文化及科學的威信，是最有貢獻的。我們一定可以看得出，六個月前被放在這張表內的人們，大半已經被放逐，監禁，或隱退了。（隱退者中，有被強迫的，也有自願的，意在表示抗議壓迫文化及學術之自由）。

那表中所錄取的，很可驚人，都是德國第一流的天才。所包容者，在作家方面，有湯姆斯曼（Thomas Mann 獲得諾貝爾獎金者），華賽曼（Jakob Wassermann），魏爾非（Franz Werfel），海力西曼（Heinrich Mann），拉馬格（Erich Maria Remarque），以及茲維格（Stefan Zweig）。在醫藥方面，有名

人物有如鮑沙德博士 (Dr. Moritz Borchardt)，爲摩比特醫院的外科主任，又爲柏林大學著名的外科醫學教授；仲代克博士 (Dr. Bernhard Zondek)，爲柏林斯盼多醫院 (Spandau Hospital, Berlin) 的生理學家；白魯門太博士 (Dr. Ferdinand Bumenthal) 爲柏林癩症研究院主任。藝術家的代表，則如布華爾德 (Bruno Walter)，克倫倍爾 (Otto Klemperer) 及佛利茲 (Fritz)，皆爲指導員 (Conductors)，萊因特哈 (Ma Reinhardt) 爲管理員 (Regisseur)，邁葉教授 (Prof August Mayer) 爲明星美術陳列館 (Munich Pinakothek) 的館長，及西班牙派油畫之著名權威，國立美術館的郁士底博士 (Dr. Ludwid Justi)，

爲德國一個集現代藝術之大成者。學院生活的領袖，則如考爾勞西博士 (Dr. Kohlrausch)，爲柏林大學校長，哲克博士 (Dr. Ernst Jäckh)，爲政治學研究所創辦人及所長，安許之教授 (Prof. Gerhard Anschütz)，爲海德爾堡 (Heidelberg) 的公法學教授，司特魯璞教授 (Prof. Karl Strupp)，爲富蘭克福 (Frankfort) 的公法學教授，古辛斯基博士 (Dr. F. K. Kuzynski)，爲統計學家，波恩博士 (Dr. Moritz Bonn)，爲經濟學家，白蘭德教授 (Prof. Karl Brandt)，爲柏林農學院院長，哥茨教授 (Prof. Walter Goetz) 爲萊比錫 (Leipzig) 的史學教授，雷德勒教授 (Prof. Emil Lederer)，爲柏林大學之經濟學教

授，亞爾他勒博士 (Dr. Berthold Alamer)，爲白萊斯勞大學 (University of Breslau) 天主教神學會之一教會史教授，蘇肯教授 (Prof. Walther Schucking)，爲齊耳 (Kiel) 之國際法學院的主任。至於科學方面的人才，則如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魏爾斯達德教授 (Prof. Richard Willstätter) 及哈拜教授 (Prof. Fritz Haber)，皆爲化學家，皆爲獲得諾貝爾獎金者，後一人爲綜合的亞摩尼亞之程序的發明者；富樂依特里西教授 (Prof. H. Freundlich)，爲有名化學家，波那易教授，(Prof. M. Polanyi)，爲生理化學家，皆屬於皇家學會委員，(Kaiser Wilhelm-Gesellschaft)。詹姆士富蘭克 (James Frank)，爲哥

廷根(Göttingen)實驗醫學教授，曾獲諾貝爾獎金，梅亞合夫教授(Prof Otto Meyerhoff) 爲海達堡(Heidelberg)之教授，亦爲獲得諾貝爾獎金者。

像這般人被排除之後，德國所生的智識的貧乏，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補充的。任何一個暴君，任何野蠻的遊牧人，皆可以毀滅具有這等心靈的生命，歷史可以作證。然而一種命令，任何一道高聲的命令，不能喚起天才來。即令承受國社黨的信念，認爲國社黨的集團以內，所包含的強有力者，已足夠填滿政治權力的地位，但世界各國，仍等待着看看國社黨是否也能在那因政治理由而斷然劃分的限界以內，選出一些人來，

能發現並解釋醫學的法則；能展開技術的發明；在高深的數理方面加緊研究；對瘡症及肺病繼續作戰；將研究結果應用到現代工業問題上去；管理大學，組織職業的，商業的，藝術的，文化的結社，而對於德國之日常工作，及其預謀較好的更快活的及更有成就的未來，皆毫無妨礙。

姑不論舊日德國的猶太人，曾爲德國最可敬的最勤勉的最愛國的公民；他們在凱撒軍中作戰，爲他們的國家犧牲生命及財產。也不關乎德國六五，〇〇〇，〇〇〇全體可參加關稅戰爭的人口，僅有六〇〇，〇〇〇猶太人，——不及百分之一。馬克斯是一個猶太人，他詛咒其全種族，甚至於詛咒他們

所嫁進之家族；以至優生主義的一羣，討論如何對於德國婦女，凡不能專承受條頓人種者，皆當使其不能生殖，並討論禁止猶太人和條頓族婦女結合，違則處以死刑。【註一】種族主義者的意思，有一部分是被早年的國社黨所採納的，並且在過去的十年中，也還可在他們的言語文字裏見到；已由各種族局（*Rassenoffices*）照預定方法去實現了。今日種族局之設置，即在將人口分爲兩大不可互相通婚的集團。這各局的觀念，回轉到大雷君所提議的「完美種族局」方面去，大雷氏爲希特拉的心腹，在其新民族與地域及血統之關係（*Neuadel aus Blut und Boden*）中有此提議。照他們的計劃，德國的婦女，可照其血的純粹程

度分爲四階級，強迫其各個配帶特殊徽章，以便「百分之百」的條頓族男子，不致爲血液不純（例如有百分之二十五非亞利安血統）的女子所迷憫。

實際上，在前共和國時代，對於一般情侶，雖然沒有現在所擬議的防預法，但猶太人數，也並沒有增加。在一九二〇年，猶太人占德國全人口的千分之九·三，而一九二五年的戶口調查，則猶太人數僅有五六四，三七九，不過千分之九。美國猶太人協會，最近有一報告，更指出與這有關係之有趣的一點，以爲國社黨抱怨德國政府重要位置都被猶太人所獨占，實在毫無根據，——事實上，照該協會的調查，在過去六年之

內，德國聯邦政府中，沒有一個猶太閣員，各邦的閣員中，也沒有一個是猶太人；聯邦鐵道，帝國銀行及普魯士邦銀行的最高管理員中，也沒有猶太人；聯邦五百個各種最高級官吏中，只有十五個人是猶太血統。這報告又講：自共和建造以來，在十九次聯邦內閣之中，猶太人在總數二五五位內，僅佔五席；並且在最高一次國會內，在六〇八位議員裏，只有一位猶太人，及十二位屬於猶太世系的。似乎猶太人佔據顯要地位的職業（顯然為法律及醫藥），多是那些報酬優厚，而且才能最易為大眾所發現的各種職業。

現在希特勒執政才一個月，我們論述德國的發展，實不便

討論那「國社黨的殘暴」之喧囂的問題。英國及其著名通信員，曾指正過柏林所發出的誇張的報告，這些報告是在革命之第一日，由柏林電達外國消息靈通各報。外國各大報紙上，從不曾登載過什麼「殘暴的抗戰」。實際上，許多駐柏林的外國新聞記者，特別是那位倫敦時報的最有名的通信員，每進一步研究禍衫黨的心理原素。倫敦時報的通信員寫道：「禍衫黨們極誠信的，把每個與威馬共和國，國際主義及和平主義有關聯者，看做「害國的叛徒」。他又說道，「註二」「摧殘國社黨的勝利之種種放縱行爲，從前此之熱烈的宣傳上看來，或者特別的壞。」無疑的，和盧森伯爾克（Rosenberg）氏最初的希望比較

起來，——吾們必須在從明星(Munich)到柏林的每顆電桿上，掛起有名猶太人的首級，——實行的結果總算輕微得很。

有幾位很小心的駐柏林的外國通訊員，他們雖然懂得國社黨心理狀態的原始，並且不接受早年無定準的國社黨暴動之報告，但也送出種種報告，發表挺進隊造成的特殊暴動行為的記錄，同時成段引用國社黨領袖的談話與宣言，這些談話宣言，皆在解釋及辯護國社黨政府對於他們政敵的各種政策，都是三思而行的。作者從不曾看見誰對於那些紀錄，曾作負責的否認；他在柏林，也不曾聽到誰反對或不滿於那記載下來的暴動行為。在柏林聽到的，一般人對於挺進隊舉動的批評，皆取鮑格

士君 (Herr Bogs) 所創的輕蔑表示方式。一九三三年四月間，在斯堪狄納維亞 ("Good Will tour") 創辦時，鮑格士爲國社黨的出版部代表。江考斯基 (Finn Marie Jankowski)，是哥本尼克 (Copenick) 地方服役於社會事業的工人，幾乎被挺進隊打死，(倫敦時報在四月一號，有詳細報告) 鮑格士君對於這件事說道：「假如曾有一個共產黨人或社會黨人應受這樣的鞭打，那便是江考斯基」。

依照官報，在五月開端，普魯士邦政治囚犯的數目，約一萬人；據估計在德國其他各地被捕者，亦約一萬人，共達兩萬人。當然，這些人們的下獄，並沒經過法庭的審問，並且數目

也沒有止境；照外間的估計被捕人數，實超過兩萬多多。在這數星期之後，估計逃往隣邦的人數，約達五萬至六萬。逃亡的人，大半集中在法國，瑞典，波蘭及捷克斯羅維克，小部分在荷蘭，比利時，奧國及英國。在出亡的時候，有些銀行家，商人，及專門職業者，皆能帶走一部分儲款，但許多智識分子，以及小店主與工人，則隻身逃出，未帶分文。一切逃亡者的財產，皆被暫行查封，他們的銀行賬簿，也被封閉，即令在於付還德國國內債務的存款，也被封閉。這種辦法，很足以禁止他們拿德國境內的真實財產向外抵押，付出利息，或向外國付稅；所以其前途是：除非他們能用任何方法由外國賺錢寄回

國，永不發還他們的財產。可是我們要問，即令他們奇蹟回國時，他們大概能再歸舊居嗎？假若他們賣掉房屋，能得到代價嗎？

【註一】此為魯倫伯爾克(Nuromber)國社黨領袖史德來謝氏(Julius Streicher)的演說，氏為四月一日罷市的總組織者。演說詞見四月廿日倫敦時報的報告。

【註二】見倫敦時報四月五日及十二日。以一般而論，英美駐德的通信員，個個努力刺探情報。而紐約時報，紐約報知新聞及芝加哥日報的通信員，尤有深刻之考察，並且對於登載日常事項的各種出版物，也都瞭了

解。

國體之下給與新特權

第三章 民衆的革命運動

國社黨運動的一部分也許是復古的運動，想回復中世紀與威廉第二時期的狀態，但就這種運動的本質上講，顯然地并非反革命的。他是反對十四年前德國的人物、方法與目標的革命運動。牠決不是回復德國過去任何時期的上述狀態，實爲二十世紀的革命運動，牠完全採取普魯士的方法，其含義與趨勢根本與蘇聯的不同。因爲德國民衆有一種希望與意志，卽以迫切

的呼聲與姿態服從領袖，即令轉入糾紛的漩渦中時，他們能聽領袖的指揮，他們祇從團體行動中個別地表示出這種特性。他們感覺德國準備重行支配世界；再則他們察知德國民族是具有最大權力的民族，實為他們前此所未意識到的。因此，國社黨的運動完全是普魯士的獨特方式，所以他們唱着進行曲前進，搗毀玻璃窗，雖則他們的年齡過輕，從未直接地得着戰爭的經驗，但德國青年都喜歡着軍服。德國另一部分人民自脫離軍隊生活後，找不着固定職業的機會，他們除了追念最近過去的事蹟外，對於各種智識均不發生興趣，對於現代的時事更覺茫然。他們庇護國內外各種反對的意見，國社黨的隊伍播蕩一切，

接受各宣傳機關所舉樂的政綱與口號，他們昂然承受新機運而忘懷一切。就他們看來，民主政治已成爲可厭棄的了。

我們對於這種集體的運動，雖不能做理論的分析，却仍了解其爲現代二十世紀的產物，這點，西班牙哲學家奧德格塞（Ortega Gasset）已加以注意了。這些青年國社黨員以無智識爲榮，輕視專家的技術與成就。似蘇聯數年前的勞工一般，他們常以無財產拖累的自由而喜，傲然地挨着饑餓。日爾曼民族可統治全世界，他們被舉世的要求迫着進前，國社黨領袖與其敵人均坦白地這樣說着，外人簡直不能明瞭這些話的意義，遑論解釋。

國社黨領袖的思想傾向，大都是增強其羣衆的感覺與本能，他們及其徒衆均信奉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熱情主義與淺薄（Naivete），我們又知道他們希望僥倖，權力，雪恥并從敵對競爭者方面獲取利益。人們若閱讀國社黨領袖的報告，其中另含有悲觀主義的原素，這定會感覺懷疑的。一旦發生暴動，國社黨却殘忍好殺。自然，現在德國各階級與社團，均反對其財政顧問所謂的「野蠻的資本主義」（Wild Capitalism）——即投機，榨取利潤，腐化，操縱物價，銀行貨幣的勢力。并且那些以無識爲榮的民衆，列隊在街中遊行，他們與其智識界的領袖（此種智識份子的領袖，只能偶然發現，爲數不多。）有意放

棄理論與古典主義，思從亞波羅神前飛過，這種動機不需特殊的敘述，因為近來有許多國家，在藝術與社會政治方面，均曾發表過反對科學與舊法則的宣言。

從國社黨領袖談話中所表示的，雖然過於誇大與謬妄，可說尚有一種最大的特點——即二十世紀條頓族的神祕主義。也可說是伏頓（Wotan）的奮精神，現在的宣言似為提倡種族鬥爭與贊美白種條頓族英雄的張伯倫（Hunston Stewart Chamberlin）而發。但德國的超人在大戰中被擊敗了，這顯然是一個矛盾現象。他既不是超人，或具備一種才能的國民，有才能的多為猶太人，即現在被認為國境內的賣國賊。國社黨把他們及共謀賣

國的自由人驅逐出境，請看利伯倫(Nihilungan)英雄會再設法去應付他們的敵人。假如我們採用張伯倫的種族學說，鄙棄由史彭格勒(Spengler)發源的民主政治，實行利用民衆爲奪取政權的方法，我們可從國社黨的思潮方面得着兩個重要的原則；

一個概念是國社黨領袖們要能肅清敵人，組織民衆——雖則德國民衆自身尙未意識到，他們現在已經有組織了。如蘇聯民衆一般可靠——以達到獨裁政治的路，民衆無法可以自由行動，他們甚至不能自由呼號。另一個概念是他們希望能夠建立完整的純粹條頓主義，預備沿着這偉大的使命，邁步前進，在地面上所向無敵。

第四章 國社黨的外交政策：軍備

開宗明義的說：國社黨的外交政策自始果爲極單純嗎？這恐怕有點令人懷疑！國社黨執政後，曾經到過外境視察的人極鮮，或許沒有一人的概念被世人認爲符合實際的。他們忙于上下講壇播音演說，總是大聲急呼，或爲自由行動的黨團幸福而策劃，他們沒有時間去注視邊境密集的敵軍，及飛機如雲以外的情形，「希望」與「語言」是他們的事實，武力是他們成功

的方法，他們一旦負決定外交政策的重任時，他們會引用國內獲得勝利的一般形勢，要想他們改採取較寧靜或緩和的方法，那是很困難的事。

他們的外交方式，可從一九三三年四、五月德軍縮代表的聲明中，很明顯的看得出來；同時即就希特勒與其他國社黨領袖公私談話中也可以察知的，同年八月二十七日作者訪問希特勒總理時，他曾說假如協約國不許德國具備凡爾賽和約中所規定的十萬軍隊，不更好嗎？因這少量軍隊不能捍衛國家，徒然授隣邦一個喚起愛國熱狂的辨解罷了。協約國祇允許德國保有這樣少數的軍隊，這顯然是一種欺騙的行爲，軍備平等是他

改革中的先決條件，他懷疑各隣國能對於攻擊武器作進步的裁減，德國須重整軍備，修築砲壘及其他國防軍事，方可以彌補過去的缺陷，滿足德國人的要求。這個談話的應用，後來得着事實的證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德外長牛賴賚（Von Neurath），說明不問軍縮會議的結果如何，德國堅決要求訓練海陸空軍，備配大砲，并增加人力。二日後巴本副總理在明星作挑戰的演說，除堅強德國人的這種決心外，似無其他滿足的途徑。

當牛賴賚發表希特勒的要求聲明時，英國軍部祕書海爾少將爵士（Lord Hail Sham）同時在上院說明：軍縮會議雖在日內

瓦集會，各國都發生一種恐怖，因德國平等要求的提出會引列強新的軍備競爭，英國決定防止這種惡果。他繼以鄭重的語調，聲述條約「神聖」，四月十三日張伯倫警告德國的演說，及對五月上旬倫敦發生魯森貝爾克事件的簡短聲明，德國報紙認此為法國張目，但此為另一事實，茲略而不論。墨索里尼從不因他的同盟國反對而震驚的，現在他亦收到一種強硬的勸告，即注意對德的同情，不能引伸至從事反英法聯合勢力的鬥爭範圍，同時他表示國社黨虐殺猶太人實誤解了法西斯蒂主義，且為一種政策上的錯誤，他寫給希特勒的信中說：你「招致全世界猶太人的反對，基督教徒也是反對你的。」（一九三三年三

月十六日墨氏在羅馬告作者語。）各地抵制德國貨物的運動漸著成效，此種情形尤以英國爲最。這使得國社黨的領袖必須停止此項運動。

希特勒首次應付的重要外交事件，他意外地表示軟弱。他携着羅斯福致世界各國的牒文，很巧妙地做爲掩伏他的退縮的護符，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他在國會中稱：

「羅斯福總統的建議，我於昨晚閱悉，已獲得德政府熱烈的謝意。他們準備贊同這個克制國際恐慌的方法，因爲他們也具有着這樣的意見，即軍縮問題不解決，長期的經濟復興是不可能的，他們準備公正地參加此項恢復世界政治經濟的常態。我

最初已說過現在祇有一件重大的工作，即保障世界的和平。……

假如世界各國有同樣的舉動，德國隨時可以廢棄攻擊的武器。德國準備贊同任何莊嚴的互不侵犯條約，因為牠不思攻擊他國，僅求自國的保障。羅斯福總統的偉大建議，使美國加入歐洲的關係，做爲和平的保障國，德國歡迎這個計劃能够實現。

美總統的建議，對於欲共同維持真正和平的各國，表示一種極大的和平志願。我們可藉以醫治戰後與凡爾賽和約所引起的創傷，別無其他熱望。德國除遵行條約本身所認爲公正的事項外，牠不希望採取其他途徑。德政府對於各種困難問題，均望與他國成立和平的協定。他們知道歐洲任何軍事行動，即令完

全勝利，也是得不償失的。

但德政府與人民無論在任何情形下，不讓他們自己迫着簽訂使德國永遠貧弱的條約，（大鼓掌）政府與人民工作的對策將不作何種表示（鼓掌）預料德國會遭受違反公理與道德的指責，但像這種和約經簽字後，便有了法理的根據，這是意想不到的問題。（略鼓掌）

現在各報的論文及演詞中，思以條約的神聖恐懾德國，但這種可惡的手段僅逼迫我們履行條約，要求軍縮。像這種方法祇能達到某種道德的領域，促成條約有效的廢除。雖在這種情形下，德國不放棄牠的和平要求。因此在歐洲所造成的混亂，

及政治經濟的結果，應由那些使用上項方法反對一與世無害的民族的國家負責的。（鼓掌）假如各國施用上項手段，或違反條約的真義，僅由多數票決的方法對付德國，這便是想使我們退出各種會議。可是德國人民今日已具備充分的特性，在這種局面下，不願與他國合作，牠雖然感覺慘痛，仍覓取可能的結果。（鼓掌）我們常此爲一弱國，繼續隸屬國聯，這是很困難的事情。——（鼓掌）

這篇演說詞發表後，世界各國仍靜候事實的證明，希特勒在國會中的演詞究是他的策略，抑代表一種改變的心情，使德國延緩軍備的要求？這成爲一公開問題的原因，留待下章討論

。同時各地報紙輿論頗覺希特勒的演詞，是等待時機的一種策畧；各國政府均不作表示，採取靜觀態度——長期的靜候與明晰地觀察。英國前外長討論這個事實時，他在倫敦對作者說：

「海爾沙姆確欠謹慎。但「神聖」一字深入於國社黨的心中，其印象較十日的勸告或訓誡尤深，過去六個月中所得的教訓是德人不能遵守信用。」

德國在條約上允許具備的十萬國防軍，自現政府武裝挺進隊，（六十萬人）與鋼盔團（約二十萬人）及體育部的各種軍事訓練，其界限已很難區分了。當一九三四年正月一日德國強制勞動實施後，訓練的人數更爲增多。德勞工部長海爾（Heil）

nel Tierl)，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說明他的計劃，全國十二歲以上的青年，須受二次半年為期的訓練。每期訓練三十五萬人，每年總計可訓練七十萬人。他聲明他的目的是：「首須施行強制勞動，繼須服軍役，最後恢復徵兵制。」

德國現在的軍制充分備配着小鋼砲與新式機關槍，汽車運輸已臻發達。大砲稍形缺乏；軍事化學的設備尙難明瞭，但德人關於此種發明的天才是值得欽敬，人們也曾記憶的。正式與非正式的軍械製造廠，已經為萊因美泰爾（Rhinmetall）毛瑟（Mauser）及其他大公司所恢復了。產業與勞動的新近集中管理，增加戰時的準備。航空方面有許多民用飛機，可作轟炸與偵

探之用，并訓練軍事上的航空人才。德國製造廠雖有戰鬥機在國外支店出售，但在德境內不相信有若干戰鬥機的存在。

德國倫欲公開地堅決要求軍備的平等，首須擴充空軍，但牠不僅受凡爾賽條約的束縛，并受一九二六年五月七日自動要求的限制，即修改和約中的空軍一項，作爲羅加洛協定的一部份。牠首須着手擴充空軍的唯一原因，是空軍開始擴充時的範圍極小，牠會反詰半打戰鬥機怎能威脅擁最大空軍的法國與波蘭？於是在不識德國應有少量戰鬥機的原則下，逐漸增加空軍，不致引起各國的反對，無論如何各國對之不致有特殊的行動。并且德國人民感覺法國與波蘭空軍的力軍在旁窺伺，德國須

具備防空的勢力，這種空軍的擴充較大砲更爲迫切。熱心的航空隊長戈林(Göring)，他自身爲一聞名的飛行家，常宣傳德國空軍的微弱。在這種情形下，外國視察家於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三日閱悉德政府倡言柏林會遭受空軍侵略的報告，莫不驚奇，他們察知這種舉動僅爲掩飾德國創設空軍運動的初步動機罷了。

第五章 國社黨的前衛：奧國與但澤

國社黨除要求增加軍備或軍備平等外，還有何種企圖呢？他們希望兼併奧國，向波蘭索回西利西亞（*Silesia*）與走廊地帶，收復但澤（*Danzig*）自由城。他們更思設法收回丹麥（*Denmark*）的希勒斯威（*Schleswig*）北部，立陶宛（*Lithuania*）的美米爾流域（*Memel*），比利時（*Belgium*）的奧平（*Oppe*）與馬爾莫地（*Melmedy*），舊德殖民地亦須由現在的統治國退還原主。他們預計

薩爾(Saarl)區待一九三五年該地人民票決期屆，便可以收回的，（此地現已由德收回——譯者），他們在暗中進行，從未向外人公表，關於亞爾沙斯(Alsace)的問題亦常間接地聲明過，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巴伐利亞(Bavaria)國社黨總理說：「他們誓必待萊茵河(Rhine)流域完全屬於德國而非為德國的境界才肯罷休，否則長期奮鬥。」國社黨領袖對於南部的羅爾(Ruhr)問題，他們暫時不表示何種意見。因國社黨的政綱，宣布他們有使用武力求達目的之權利與義務，國社黨如使用武力，恢復德國原有的疆土時，那便會爆發戰爭，法國倘不願意束手靜待日後單獨的交涉，勢必轉入戰爭的漩渦，國社黨計劃程序

中是否欲激動歐洲大戰，這是很難說的。他們自覺爲優越的民族，他們確不願墜處于和平主義及賣國的猶太人的幕後，他們毫無猶豫地深信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在戰爭中可獲勝利，所以無須討論亞爾沙斯或南部的羅爾的問題，由于事實和吸引力法則的演化，上述二地自然會歸屬德國的。

關於凡爾賽條約中所謂戰爭罪惡原因的消除，國社黨不似巴本一般注意，他們根本不曾顧及過。國社黨各種準備工作的目標，即在收復原有的殖民地，做爲戰爭勝利的標幟。國社黨的週圍有許多極好的發展機會，他們現刻感覺無須情感價值的紀念品。

兼併奧國是國社黨首次擴張疆土目的的表現，直至最近期內，他們以爲這個目的最易實現，同時因爲奧國與德國的巴伐利亞毗連，而且希特勒是生長于奧國的。奧國的情形十分緊張，基督教社會主義黨與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極嚴重，國社黨人認即刻會發生暴動的。希特勒競選勝利後的一週內，奧國國社黨的勢力日漸膨脹。泛德意志會自然爲國社黨的民衆，奧國總理陶爾斐斯（Dallmeyer）的許多信徒也轉變過來了。還有些青年社會民主黨員也跟着走到國社黨旗幟的下面。他們指責社民黨的領袖缺乏行動，不善于應付環境，致讓陶爾斐斯（少數黨的領袖）不受國會的束縛，可以自由運用政權。國社黨所吸收最

要的新進份子是自衛團員(Helmwehrs)。史梯利亞(Syria)的團員接受國社黨的全部政綱，的羅爾(Tyro)的團員也接受政綱的大分部。

爲適應國社黨的威脅起見，陶爾斐斯總理祇有兩條途徑可採擇——一是他在肅清共產黨的運動中，他的工作超越于國社黨，同時取得意大利法西斯蒂的援助；（墨索里尼雖與希特勒的友誼極佳，但他不願見着德國疆土伸展至布里勒爾(Brenner)，更在脫里斯得(Trieste)俯瞰亞得利亞(Adriatic)海岸。）或與社會民主黨訂立一種協定。社會黨的目的是避免被德國兼併與恢復奧國皇族；爲奧國造成一個似瑞士般的中立國家，使奧

國能加入多腦聯盟 (Danubian Confederation) 牠可以在東西各國間，運用其傳統的調人政策，因有社民黨中立態度的便利，陶爾斐斯至少可以有靜待奧國人民公意的機會，——顯然的公眾的輿論是有變遷的——并且常被德國社黨所誤解。

陶爾斐斯對國社黨與社會民主黨採取挑戰的態度。這種途徑的危險性極鉅，顯然地他不能同時應付雙方的鬥爭，事實上他不被國社黨所吸收，即會秉承意大利的意旨，他自己投入復辟黨的手中。假如第一種事實發生時——這祇是一個假說，陶爾斐斯因過去利用過巴本，他的政治生命便會因此完結，陶氏受國社黨狙擊已死於非命德國的兼併計劃可以完全實現，希特

勒隨時實施這種工作都極便利的；又假如第二種事實發生時，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在原則上奏了功效。意大利決防阻奧國的被兼併；并會阻止多腦聯邦的組織；意大利又將令巨哥斯拉夫（Jugoslavia）脫離小協約，以削減其勢力，斯拉夫族不滿意比利時的統治，便以崇敬皇族與天主教的思想施行離間政策。當捷克斯拉夫（Czechoslovakia）與巨哥斯拉夫接受這種新發展的局面以前，歐洲倘不發生戰爭，秩序方面也許呈現着空前的戰爭恐怖。

此外還可產生一種結果。陶爾斐斯也許能夠勝利的。他在國內鬥爭中非常勇武，他復能獲得羅馬倫敦巴黎的援助，這保

存了奧國的光榮及其氣息奄奄的獨立精神。墨索里尼已受希特勒的糾纏；小協約國方面也有這種情形。意大利決會顯然地限制其法西斯蒂外交政策主旨的一部份——牠會撤銷反對組織多腦經濟聯盟的意見，就理論上講：無論如何，這種聯盟的威力，決不似德奧兼併的鉅大。小協約國會施與奧國匈牙利(Hungary)空前的合作精神。結果，陶爾斐斯決能維持其援助者的衣食，而維持奧國獨立的地位。四強公約對意大利也有點助力，即可用緩和的詞令與法國交涉各種問題，奧國長期的悲劇也因而漸入佳境了。

國社黨自然不會相信有上面的結局。德國所有的無線電台

每夜繼續播音至奧國邊境；德國仍暗中以軍器與金錢援助奧國社黨，這種情形尤以在的羅爾（Tyrol）爲最；試留心國社黨在德國每次的示威，必指派奧國代表以重要的任務。盧森伯爾克（Herr Rosenberg）最近說：「當國家社會主義成爲德國八千萬人的基本思想時，德國革命的第一階段方告完成。」德國本部人口約六千五百萬人；奧國計有六百五十萬人；倘將現屬於波蘭國境的德澤與其他失地的人口合計，德內政部長佛立克（Fre^o）五月九日演說時謂「德國人口總數共約一萬萬人，其中三分之一的德人僑居國外。」這加重了希特勒在一星期前談話的影響，他說：「當整個國內外德人形成一新的聯合時，革命才

算成功。」

德國無線電台又于其國境東部傳播希特勒哥伯爾 *Gaehfels* 等的演詞；他們在但澤自由城發生絕大的影響。波蘭要想使但澤成爲牠的海港，所以讓其保持獨立的狀態。最初波蘭與但澤市政府便發生糾葛。但澤人民訴說波蘭人不公平的競爭，鐵道管理的不良，與漸次吸收他們使其與波蘭同化，波蘭亦訴說在該地經營的商人，銀行家，與航業界在營業上發生障礙，糾紛的繼續發生，與回憶一九二〇年六月波蘭反蘇聯戰爭時運輸軍械入口的困難情形，這使得波蘭于一九二四及一九二五年另在幾尼亞(Gdylnia)建築港口。波蘭在興建期內的努力與成功是

極顯著的——事實上幾尼亞與但澤平分波蘭海上的貿易，且多佔船裝貨品的貿易額。結果但澤的市面凋零，四十萬人口額中失業者約有四萬人，但澤的居民原極思壟斷運輸業，對於波蘭已經極發達的公路表示憤怨，他們現在遭逢着日漸衰落的厄運，最後但澤的商業會全被摧毀的，現在他們的心中對此不再懷疑了。但澤住民的命運似立加（Riga）利保（Lithan）芬姆島（Finn）海港般，港後均喪失了卸貨的場地。

幾次羣衆運動奮鬥的結果，但澤復併入于東普魯士，但波蘭走廊地帶與幾尼亞尚未歸入德國版圖，這定會使事件惡化的程度加劇——因為在這種情形之下，但澤所能希望的祇能與廉

利希伯爾格(Königsberg)東普魯士之省會。)平分東普魯土地方貧瘠的貿易，照國社黨「返還德國」的計劃講，這不是糾紛的實際解決辦法，但事實的演進，徒然使市民激起德國人的情緒與感覺失望罷了。

五月二十八日正當興辦市選舉運動時，作者雖在但澤住了幾天。國社黨的旗幟到處飄揚，汽車載着褐衫隊疾馳，因欲遵守但澤禁止召集政治會議的法令，國社黨每天有各種娛樂集會，最初導以柔軟式體操的表演或愛國的音樂，其次傳到了柏林無線電台的播音。這種宣傳的結果，國社黨的勢力佈滿四週，取得過半數的選票，在省議會中以三八票對其他各黨的三四票

獲勝。於是他們組織省議會，并推選海爾曼老希林（Hermann Rausching）爲市長。他在選舉前忙於從事反猶太與波蘭的演說。假如國聯庇護他作但澤市長時，日內瓦必作各種決定，實足以振盪歐洲國聯的基礎。事實上他在選舉後的第一次演說是極審慎的。但澤國社黨組織部長羅多爾夫佛爾斯特（Rudolf Mastor）對作者表示這個問題的主張，他與他的同僚承認他們正討論一個困難的國際問題。他說「我們祇爲希特勒維持但澤城，他如有須合併的表示時，但澤立刻可以復歸併於德國的。」

換句話說，但澤的情形似奧國一般，希特勒的目的在握取該地民衆的領導權，供其操縱指揮以實施他的計劃，在他方面

可激怒或平息國外的敵人，便于施行他的政策，他有餘裕的時
間，靜待波蘭問題完全地解決，取消走廊地帶，最後可用他的
話做個結束，「失地仍屬於德國。」

第六章 走廊地帶

所謂波蘭的走廊，在國社黨口裏雖然鬧得很大，實則現在並不成爲問題。世界上似乎皆已認識：像國社黨那樣待遇少數民族的政府，如要求或強迫波蘭將波蘭人民讓與牠去統制，一定免不了衝突。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三日，英國張伯倫氏（Sir Austen Chamberlain）在衆議院中講述舉世公認的意見時，保守自由及勞工黨各議席上莫不鼓掌。他說道：

「近來在德國所發生的種種現象，已到我們對牠下批判的時候了嗎？在德國境內，已有許多熱烈的宣傳和誇張；而且據說在他國也是如此。我敢說德國及其他國家，是有此種情形。但我不想依據他來講述。我沒有親自誦讀過那些消息，因為那些報章，不是我尋找報告材料的對象。我沒有讀過牠而且也不根據牠來談論，但是我曾讀過很負責任的通信員的頗有條理的記述。我曾表示過，曼徹斯德導報（Manchester Guardian），並不是為德國人講話的。有些記者，他們因為他們的報告之公正與精確，頗有名譽；他們很小心的翻閱他們送回的報告，寫成負責的書面。這些東西我曾讀過，但我的觀察，並不以此為根

據。我的言述，皆根據德國有權力者的言論，我並不須根據這以外的材料。

「關於德國的內部情形，我不想加以討論，除非他對於外交事件之討論有關係。然則德國國家主義的新精神是什麼呢？那就是全普魯士的帝國主義 (All-Prussian Imperialism)，加上了野蠻，加上了種族的驕傲；加上了一種封鎖限制，使在德國以內之人民，苟非純諾迭血統 (Pure Nordic Birth)，不得享受與諾迭人民同等之權利及公民權。你要想和這種政府去討究波蘭人的走廊嗎？波蘭的走廊是住着波蘭人；英國的政府，敢把其他波蘭人放在這種政府的鐵蹄下嗎？」

說到國社黨一方面，他們於前年末尾在外交幕後曾靜靜談論過「走廊問題」，並產生種種調解的辦法；假如要求國社黨考慮這些辦法的任何一項，則國社黨就會遇到很大的難關。外間認為可能的調解辦法，沒有一件可以滿足國社黨之宣傳所樹起的最低希望，或國社黨中發言人之最低允諾。

我們必須知道，巴黎和會，鑑定了德國東境的劃界，當規劃時，並沒有怎樣蔑視民族自決的原則，這由歐洲他處邊境的劃分，連帶的可以證明；但係依據一種論述：在損及民族意識（Common Sense）的時候，是特別考慮種族的歷史的因素的。在巴黎和會開始工作的時候，波蘭人所有的領土中，並沒有

現在所稱爲走廊的地方，當時在巴黎的許多專家，是經過長期研究，才判定把這塊地方交給波蘭的。可爲這種議決案左袒之種族的及歷史的論證，是很可重視的；不過無論如何，德國人已經問過：同樣的民族意識（Common Sense）的理論，爲什麼（例如）在爲捷克斯拉維克劃邊境的時候能夠採用，却不能用來使德國免於分割呢？波蘭人回答道：波蘭對外商業的過半數，都經過這種走廊；波蘭如果沒有海口，便會成爲德國經濟附庸。再則波蘭人以爲如果沒有海口，在政治上也會成爲德國的俘虜，並引用斐利德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名言，以作佐證：「誰把持着維斯土拉與但澤（Vistula and Danzig）的路徑，

就完全是該國（波蘭）的主人翁，比統治波蘭的國王之地位還好。」文斯敦庫爾其（Winston Churchill）東線戰事的故事，對於這種意見，可做重要佐證。

現在很難完全證明：由於走廊的存在，德國的商業與行政受了嚴重損害；也不能說，假如波蘭的商業，僅能以但澤和尼亞（Tdynia）做自由港，且保證有國際運輸方便，波蘭便會成爲德國的經濟奴隸。照許多外國人看起來，最近幾年來，這個問題，似乎已從沸點降至保安問題（即令斐利德大帝和庫爾其是對的），及情緒問題。——波蘭人的自然的情緒，以爲那些土地，居民多半爲波蘭人，而且波蘭藉此可通海口，所以

波蘭人念念不忘。而德國之狺狺的感覺，則以爲破壞德國領土的銜接者，皆爲獨斷的裁判，應當反對。

波蘭人現在握着維斯士拉的路徑，「她所佔的地位，實在安全保障之上，但她當展望未來的時候，必定有時感到自己好像一夥果實，落在龐大的德國與俄國的口裏，隨時會被嚼碎；於是她定會想到：如何能同這一個隣國或那一個隣國言歸於好。正當此時，希特勒竟着着圖謀威魯斯太林，（因爲希特勒有幾位副官，主張將阿特賽（Odessa）讓與波蘭，以交換但澤及這走廊！）結果，莫斯科與華沙（Warsaw）之間，關係驟見密切，爲一九二〇年以來所僅見。不過，波蘭要想和蘇俄達到完全

諒解的地步，也是很困難的。有些時候，她似乎倒要和德國發生對等的邦交，(Modus Vivendi)。

這是很顯然的，現在德國對於那個走廊，既然仍舊虎視眈眈，而國社黨人談到波蘭，不是恐慌就是責罵，此刻波蘭與德國之間，當然談不上如何和睦了。麥唐納 (Macdonald) 之放棄四強公約的原來目的，顯然的承認這種事實。不過德國如果發生內戰，或者國際上發生劇變，由其他德人起而代之而代掌希特勒的政權，而這種人不但願意自存，同時也想讓他人生存，那末世界上圖謀和平者的思想，便會仍舊轉到這種問題：如何來調和這兩個隣邦的需要與情感。

要想將他國的財產贈送波蘭，而勉強波蘭將那走廊（或其一部分）讓給德國，或使其國際化；實在是一種侮辱。但她如果能和第三黨派協商出一種辦法，使她能自由考慮由於德國的邦交及貿易而生之利益，究有幾何？又使她能免去德國的威脅（德國常想乘機攻擊波蘭），那倒可使多少人喝彩。有人提議，以為波蘭如果和立陶宛（Lithuania）成立聯邦，當可達到此種預定目的。這樣倒可有堅實的前史：（一七九五年以前，雙方人民，曾經四百年之結合），對於立陶宛（Lithuania）的經濟，大有利益；使兩國精神煥發；並且可供波蘭以入海途徑，——此項途徑，在波蘭和俄國發生衝突時，雖不十分保險，但在

她和德國戰爭時，實在比經過那種走廊地帶穩妥。提倡這種計劃的人又說道，這種聯邦政府，在歐洲的政策中，可稱上乘；波蘭及立陶宛，今日爲條頓人及俄國的緩衝國，地位非常困難，未來之聯邦政府，地位一定可以抬高。

無論用什麼方法，企圖調和波蘭人及德國人在那走廊方面的利益，事體是很明白的，總得使波蘭人覺得她是在結帳，而不是第一次付款。並且，任何區域的波蘭人回到德國去，皆當有國際條約的保障。只有如此，波蘭才能和德國開始直接談判。希望歐洲和平的人，應該覺得，廢去利用直接交涉以外，不能採用任何解決的方法。現在還談不到這種直接和解，也是很

明白的。德國國社黨的領袖們，正在得意之秋。在外人以為適當的調解方法，他們總覺得不值一談，而且德國民衆也不願接受。此外，他們在其他國家，可以看到一些堅定的和平主義者；急進的及「改良的」加上保守主義者如張伯倫爵士，自由主義者如葛雷公爵 (Lord Grey) 皆勸波蘭不要下水，並且慶祝法國軍隊為歐洲和平的保障。波蘭的領土，已經處處帶着鐵索了，希特勒却又加上新的釘子，並且禁止外人提議任何修正。

國策之下治狀特希

第七章 希特勒與墨索里尼

希特勒以墨索里尼做爲他的典型。意大利報紙曾記載過贊美他的頌詞，惟範圍限於德國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五月所發生的事件，文體採用德國精神復活的抒情敘述，而略其令人不快的部分。關於虐待猶太人也有一種間接的暗示，即德國國外因此而起的反動影響，係由於知識的缺乏，惡意的宣傳與報紙記載失實的結果，這是很可惋惜的事。意大利報紙遇有機會時，

其編輯體例嘗着重意德的聯合，這只須援引意大利（*Diornale D'Italia*）報關於德國汽車隊旅行意大利的記載，就可以證明的，該報記述這些遊客參觀羅馬法西斯蒂黨部時，有人作這樣的說明：「一個簡單的儀式，但嚴肅而具有深奧的意義。兩個民族只有一種理想與信仰！兩種革命可說是一種革命運動，兩個民族只有一個態度，彼此同行着羅馬的敬禮！」

然墨索里尼不易使這種精神與目的完全一致，這是有理由可以相信的，希特勒所採用的步驟，均仿效意大利幾經預備而次漸實施的方法。我們記得佛利朔（*Bombastes Furico*）寫着下列的隱語：

「我曾聞非洲海潮澎湃的岸畔，

另有一獅作兇殘的吼聲，

他獅聞之而生厭。」

希特勒爲什麼要模仿墨索里尼的策略呢？這也許因爲他思攫取意大利所得的贓物吧？所以造成彼此不歡的結局，甚至二雄互起衝突。因此墨索里尼極注意計劃他的四強公約，後來公約雖採取鬆懈的形式，却使他勇敢地把一隻足跨於他船上，同時仍與無軍備的國家爲友，這樣地訂成四國公約的條文。【註一】

假如意大利獨裁領袖感覺法西斯蒂的原有特點到了德國便被拋棄，又倘使他埋怨因各國受希特勒宣傳的影響，使法西斯

的理論遭人輕視時，他決能發明許多解釋的理由，大半因德國與意大利是兩個國家，德國人與意大利人是有區別的。

意大利是世界上的一等強國，但不無可疑之處，這也是不能否認的事。意大利缺乏原料品；牠的海岸線是不容易防守的；牠現在與將來均不能單獨與他國作戰，即令與其較弱的二主要隣國交戰，也不易獲勝利的。反之，德國從任何方面講均可謂為一等強國——天然富源極豐，工業很發達，自主與自制力極強烈。德國現刻的重軍備雖與他國懸殊，可是他一旦與強鄰鬥爭時，牠六五，〇〇〇，〇〇〇人口的給養不會向自國物質來源以外覓取，這決不會掩蔽任何人的耳目的。

德意兩國的對比不僅止此。德國人民受了更多的訓練，能刻苦耐勞，其個人主義的色彩較意大利淡薄些，其實這種比較是沒有多少意義的，意大利民族具有優良的性格，有些地方爲德國所不及。但墨索里尼不畏艱難險阻，繼續不斷地努力摧毀他所認爲意大利民族「無秩序」的缺點，這句話是可以說的，希特勒也用同樣的口號，他大聲急呼德國民族的缺點是因循，不能辨別他尊重權勢與「秩序」。

德國是全憑自己的武力得到爲一等強國，而意大利純恃在歐洲的政治力量，因意大利具有防止其他各國聯合的屏障價值，即意大利在歐洲方面不似德國一般，恐遭敵人的襲擊。雖意

大利是有軍備的國家，德國相當地缺乏軍備，現在這種情形是很真確的。德國人所感覺恐懼的，即其領袖的大膽言論，不似意大利領袖所說的一般，會在國外引起一種嚴重的注意，因德國如願意幹時，牠隨時可以使言論成爲行動，意大利倘無列強或各小國援助，決不會這樣進行的。再如回憶德國在大戰期內的英勇，德國負爆發戰爭的重大責任。德國從前的敵人得到了一個嚴重的教訓，牠們對德國此後的一切行動與趨勢，均須密切地注意的。在他方面，意大利爲一戰勝國，牠并無舊仇的敵國，對於激動戰爭的責任較少。

這樣看來，墨索里尼的誇張與希特勒完全不同，這無須贅

說的。他們兩人誇張的談話，最初係對兩國人民說的，但世界各國探悉德國人的性格，恐其接受國社黨傲慢的文字勸告，他們待策略決定後，常以全副精力殘忍地去幹的，再加上種族不同的原素，我們便可以知道世界各國對於希特勒主義與法西斯蒂主義的觀感爲什麼不同的理由了。不問這種觀感公正與否，國社黨種族主義的計劃爲世人所未前聞的。這不是謂其易引起個人的激烈行動，實因牠的策略與冷酷，足以回復德政府有系統的戰時政策。

現在柏林一般的輿論是這樣：意大利的法西斯蒂主義最初遭世人的評斥，但現已認爲是和平與安全的保障，而世人對於

希特勒主義的讚美，也有同樣的轉變。法西斯蒂主義的理論與實際，最後將爲世人所公認的，人們對於這個論斷的正確性，均各有其不同的觀點，即令這個論斷是真實的話，法西斯蒂主義也互歧，戰後德意兩國的情形不同，世界各國的輿論否認希特勒主義爲永久和平的保障，或接受牠的理論與方法，做爲文明社會的借鏡，這也極難下肯定的結語。

【註一】附錄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提出至六月七日簽訂之四強公約。

第八章 各種弱點之可能原由

德國似蘇聯與意大利法西斯蒂的獨裁政治一般，採行國家社會主義。雖則牠大部分的國內政策向消極的目標推進——剷除牠的敵人——因而未能試行建設的政治。然我們已察知其將來衰弱的幾個原因了，這是有許多理由可說明的。

第一國社黨的發展如斯地迅速，後來牠握得政權又這樣地倉猝，這實非一種適調的現象。歷史告訴我們；蘇聯共產黨與

意大利法西斯蒂的內鬩，後來均被克制了，但我們不能說國社黨內部發生同樣的分裂現象時，他們也可以征服的。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國社黨的一千七百萬選民中，對於新政府處置異己與破壞德國舊日法律的措施，許多人定會感覺不安的，在大選投票的前夜，一般選民尙存着國會被燒的印象。共產黨縱火的證據現在并未公布，有些人常自尋思整個共產黨的暴動是否爲一種騙局。直到現刻，個人的糾紛增加，團體的衝突反見減少，國社黨公開地聲明在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五月期內，吸收了一百萬新黨員，這樣，黨員的名額便可較前增多一倍。

現在國社黨集團中的領袖有區分派別的可能，這比其他分

裂的情狀更爲真確。現在已經顯分着兩種趨勢，國社黨魁代表右翼，他在國社黨最高幹部會議中反對排斥猶太人的舉動，他雖然否決他的同志們繼續排猶的提議，但國社黨的同志說明這種運動不可一日停頓，藉做發洩因國社黨宣傳機關所激起的仇恨方法，并可免除無訓練的虐待搶掠與暗殺團體，後來事實上他被勸服了。

就上所述，我們承認有二件重要的事實，——一卽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下面，國社黨員不受約束的，他們不問結果如何，各種提案必須通過；一卽爲國社黨領袖的意見紛歧。霞癡德（Schacht）博士在政治上的勢力，大半由於尊重希特勒個人的意

見而形成的。當決定數月後即實施的各種經濟與財政的困難問題時，國社黨幹部會議實具有重要性，國社黨領袖又於一九三三年四月上週在明星（Munich）舉行私人會議，希特勒說明當前的第一種工作是鞏固內部，收復失地的計劃應暫緩提出，一旦德國國內的地位愈形強固，遲早會有一天，德國不僅作這種口頭上的要求，並且須採取實際的行動。但希特勒多數親信的往昔同事的心理，與這種緩和政策相反，他們僅持着片面戰術的理由。

希特勒上述聲明的性質，於同年六月間得着新的引證，當時德國發生第二次鉅大暴動，迫着希特勒及其頭腦頑固的同僚

共同行動，後來希特勒在國會中演說的語氣漸緩和，日內瓦德國軍縮代表當辯論德國西勒西亞(Silesia)少數猶太人的保護地位及薩爾(Saar)官吏的行政權時，他們的態度都較為妥協，不似前此的激昂。同時德國交涉員對於猶太人參加一九三六年競技會的特權也跟着讓步了。國社黨員都對於這些情形表示不滿。【註一】德政府的這些政策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國會開會兩星期內發生的。國社黨份子認此為倒車的行動。後來那些不滿意的挺進隊領袖及國社黨員，在十日內發生絕大的影響，國社黨仍以希特勒謂為不必要的方法，強制地壓迫其他敵黨。國家主義派的綠衫隊被征服了，國會中社會主義派議員被逐，并沒

收其財產，他們對於中央黨天主教黨的機關及舊教堂中的獨立份子，均施行極殘酷的壓迫手段。倫敦泰晤士報記者指明在較平靜的時期後，忽發生這些新的無節制的暴動，——毆擊，捕捉，如同三四月間的暴動情形一般，實不能說是首次革命高潮中難免的結果，他認這種暴動隊是推動革命的主力軍。

關於上面這些現象及達勒(Darre)費德爾(Feders)的地位同時提高，他們怎樣下結論呢？國社黨員及其明瞭羣衆感情或激動與利用羣衆感情的部分領袖，如遇有機會時，重施用一種極高度的壓力，——至少是部分的，一時期的——我們并不能說他們是不合邏輯的。列寧(Lenin)從前說過：

「當他襲攻一座砲壘時，非待砲壘被佔領後，他不拒絕繼續從事戰爭。這時只有兩種決定：即我們要佔領這座砲壘，或我們說絕對不思攫取砲壘的一坯土。」【註二】國社黨願思做這種談話，牠并未停止合理化的運動。

像普魯士聯邦政府領袖戈林(Göring)新任宣傳部長哥貝爾斯(Goebbels)那些巴伐利亞的部長們，(他們的意見，前已敘述)及各重鎮挺進隊的領袖等，他們確非反對希特勒，現在德國也沒有人敢反對他的；但他們有時採取的方法較希特勒更危險。據說一九三三年六月間討論外交問題時，戈林完全遵依希特勒的意見，他承認不一致的行動，無論在國內外，都是很危險

的。至於哥貝爾斯是否同意，却是一個疑問。當排斥猶太人運動的前夕，希特勒站在無線電台前，作縝密而流利的演說，其目的在欲實現人們的意志與能力，誘致其參加暴動。

上列國社黨領袖們，常實行煽動羣衆，如遇有與黨的要求發生矛盾時，他們便尊重羣衆的意見，即在假意接受希特勒設計的決策時，也是這樣的。總之，國社黨的動向較黨的迅速擴張問題簡單，或許他們會選舉希特勒做總統，以希特勒的名義統治德國。（他們有時做這種提議，尊崇希特勒似天神一般。）否則改取緩和政策，國社黨便不會實現民衆的希望，激烈派必使國社黨採取冒險的政策，拚命地鬥爭，動搖歐洲和平的基

礎。現在要想顯明地反對希特勒的意見是不可能的；德國人民如對他個人的行動發生誤解時，必會破壞整個的運動，但這些人徒唱高調，長期奮鬥，奪取并把握獨霸的政權。國社黨員將來意見的紛歧，決不會逃出作者預測之外的。

國社黨奪取政權後，在經濟方面發生下列各種影響，即爲德國商品在世界市場上縮小；現在有許多人願坐德國船旅行，并厭棄由德國的航線裝運貨物，各國檢查德國的電影片，旅行家與學生均不高興到德國參觀；因國社黨對外國公司待遇的不平等，外人收回在德經營的工廠與支店的資本；國內資本家原可從事新企業的經營，但他們都感覺德國經濟的不安定與信

用的減低，當此動盪的時期，德國人民有一般的趨勢，即貯藏貨幣不願支付掉；又因猶太人與其他人民逃出德國，或他們鑒於遲早會離開德國國境，預備捲款潛逃，所以德國資本的出口達相當的數額。

德國現在發展各種困難情形，即六百萬工人的失業，最近數年前，德國對外貿易能平衡，所以他們能夠維持生活，但現在的情形可不同了。德國大選後兩月的貿易統計，現可拿來說明的。【註三】

德國出入口貨值比較表

年	月	入 口 貨 值	出 口 貨 值
一九三三	三	三六二·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	四二六·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

一九三三 四 三二一，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 三八二，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
一九三二 三 三六四，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 五一六，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
一九三二 四 四二七，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 四七二，〇〇〇，〇〇〇金馬克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一九三二年（自三月至四月）春季的進口貨值逐漸增加，（德國為最大原料輸入國。但一九三三年的入口貨值均低落了，這顯然可以解釋如下：德國欲求得貿易順利的平衡，國家銀行限制原料的進口，結果出口貨也必然地減少了，一九三三年五月霞懾德博士曾赴美國希望取得借款，以救濟德國出口貿易，後來他是失敗了。德國的經濟顯然地呈着不穩定的現象。

同時德國每個工人的地位也并未增進，就我們所推測勞工失業的人數，實際上并未減少的，但據官廳數字的報告，表示失業人數漸減，當一九三二年二月國社黨未獲勝利前，德國失業工人共計六，〇〇〇，九五八人，同年三月降至五，五九八，八五五人，四月計五，三三一，二五二人，由百分之三〇，〇的工人失業數字中首減至百分之三〇·〇，繼減至百分之二九·一，這表示失業問題有一種進步的趨勢。

但這種進步的現象，是否真實可信呢？這却是令人可疑的。勞工失業人數的漸減，一部分的原因是季候的關係，另一部分原因無疑地由於失業者走到挺進隊中去了。同時還因那些受

反對派津貼的人減少，政府公布的數字表示失業者已漸減少，同時德國職工聯合會報告，一九三三年二月有百分之四七·四失業者，同年三月失業人數增至百分之五二·七，總之德國工人失業的情狀，至少似冬季一般壞的，希特勒政府究如何報答牠的擁護者呢？履行其改良農業的諾言呢？當政治緊張期內，能否不試行含有危險性的社會主義，安定社會秩序，回復一個治平的時代？這些事情很難預觀的。

此外柏林還暴露着一種弱點，因美國貨幣膨脹政策所引起的，現在略加敘述。德國曾實際驗過無統制的膨脹政策，牠已知道膨脹初期的滿意及其失敗的結果。霞懾德管理下的德國

家銀行，似德國人民的意見一般，雖然美國繼英之後，為提高銀價起見，將其貨物廉價在世界市場出售，仍堅決反對德國採行第二次貨幣膨脹政策，但世界多數國家採行此途徑時，德國能否長此抵制呢？假如牠決計不施用貨幣膨脹政策，這時對於牠的出口貿易發生什麼結果呢？德國沒有一個政府確覺貨幣膨脹影響的到來不會有損害的，（即國社黨所組織的政府亦然。）關於這種的政策決定，偶一不慎，國社黨恐有喪失政權與民心的危險。

現在祇有少數國社黨的領袖有時間與感覺必要，肯在障礙重重的環境中瞻望前程，他們會迅速地達到現正進行的一嘗試

與錯誤」的時期，但革命運動仍繼續推進，革命的高潮澎湃着，整個民族都散布了革命的種子，企圖達到革命的實際目的。

【註一】本書第四章載希特勒在國會演說的緩和和部分聽衆未鼓掌，據德報記載希氏重聲德國權利要求時，受掌聲歡迎。

【註二】見列甯著：我的工作第六章一七一頁。

【註三】參閱國際聯盟編統計月報一九三三年六月號第二〇六頁。

兩端之下級與轉運

第九章 疑問

歐洲一個新興的共和國，現在已被獨裁政治的狂潮所淹沒了。我們敢斷言西方各國如英，法，美的民主政治遭逢着失敗嗎？民主政治僅失去其從未見過的勝利狀態罷了。德，奧，意皇族的領土內并未準備實行民主政治的，昔日的德國，誠然是一個法治的國家。思想信仰及輿論均可自由，人民如遵守法律，便可以獲得公理的保障，政府之上有軍事和專制的權力，牠

可以使德國毀滅，爲着其本身的利益或聲譽的要求，牠準備發號施令的。

德國共和政制的機構是極脆弱的，共和的種子散佈於不能生植的地層，後來被傳統的因襲習慣所凝固與浸消了。因具有懲罰性的條約的束縛，法國及歐洲協約國的絕對優勢，以及戰後與貨幣膨脹的經濟困難情形，均足以阻礙德國共和政制的發展。德國民主政治的倡導者始於愛帕爾特（Ebert）斯德曼（Scherdemann），而斯特勒斯曼（Stresemann）白魯甯（Brining），降及巴本（Von Papen），施賴資（Schleicher），均未能挽救其厄運。

德國國外自由主義的報紙激起一動機良好的運動，糾正戰前對於德國過分的贊揚。他們爲帝制政府雪冤，謂路易喬治（Lloyd George）最先咀咒帝制，目的在於使深信民治政治的領袖易於推行，結果并未發生何項響響。決定德國共和政體未運的條件，是缺乏下層民衆的擁護。前兩三年一個聞名的德國人對作者說：「我們建立一個共和國，但沒有共和國民。」

德國人已相信他們的地位是低下的，不能忍耐的，他們除訴諸武力外，得不着正義。雖他們極優良的領袖們，（斯特勒、斯曼在內）恐怕不能指出德國近年來在歐洲的地位增高幾何，并且他們從未說明那可恨的條約會逐漸地修改，（撤退萊茵河

岸的駐軍，停止軍事的控制，加入國際聯盟，道德的廢除各種軍事準備（宿仇的法國是否對德人較以前和平，牠已承認依照平等原則修改和約，有採取第二次的必要步驟，實現進步的軍縮嗎？

巴本與施賴賚預備以穩健的方法作違約的行動，依照斯特勒斯曼的步驟修改條文，斯氏完全是一個德國典型的人物，他想尋求具體事實的成功。

希特勒向德國民衆做娓娓動聽的演說，實行他人所不能的自由行動，他在實際上已違背條約了。他回顧戰後德國民族的地位，考慮德國人民的心理，且憶及十年的時期，就一民族的

生命講是很短促的，但若從個人方面說，這個時期却是很久久的，現在我們觀察德國必有迫着違約的一日。

希特勒已給予德國人精神上滌除怨恨的機會，并就他最高權利與責任的新觀點，估計報復政策的代價了，他會依照前人覓取的策略，轉而決定採用逐漸修改條文的方法嗎？假如他這樣進行的話，最近數星期內所發生的事件，重復引起法國在大戰時對德國的恐怖，法國是否對德採取協調的外交，即刻讓國社黨的緩和份子維持統治權呢？國社黨一面交涉，一面行動，法國是不易對德發生信任心的，法國聲明牠以前未準備對斯特勒斯曼與白魯寧讓步，現在也不會輕易對希特勒讓步的。假如

法國拒絕接受德國所提出的合作辦法，德國民衆能否醒悟，尤許希特勒延擱重整軍備的計劃？這在日內瓦又將發生什麼影響呢？如德國人民自覺強大時，他們不會在奧國，但澤，薩爾等地造成地方事件，供他們運用嗎？

此外尚有他種疑問也是不能忽略的。國家社會主義被認做反波爾希維克的壁壘，但其在鬥爭時亦採用敵人的方法——鎮壓，恐嚇，宣傳，與脫離世界的思想與輿論。整個國家的統治權，無論技術的，精神的，均操於堅定的指導者掌中。有人轉動引手，無線電機會演奏德文的赤色國際歌，似現在傳播國社黨的進行曲一般，挺進隊員定會變成赤衛軍。這種轉變法不是

機會的結果，德國并非是一個遇事臨時動作的國家，希特勒及其黨徒已計劃到如他們的政策失敗時，不能實踐他們的諾言，給予民衆以麵包，便會引起德國民衆的憤怒，他們定會設法防阻的。我們懷着恐懼與上項問題在心中，每天注意德國的時事。德國革命的初期形態已經過去了，但我們還不能說現在德國有何種真正的事實，使我們的戒心減少，或者謂我們的疑問能獲得一個具體的答覆。

國體之下治統勤特著

附錄 四強公約

四強公約，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爲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所提議，後因法國方面多所異議，至五月一日意大利政府乃加以修正，及六月七日始行簽訂。吾人由於該約之幾經易稿，可見其原有之意義與重要性，已漸次抹煞。

該約之原稿第一，委託四強，（德，法，英，美）合作以維持和平，並在歐洲政治方面，實行協動，以圖此種和平政策

，亦爲其他國家所採取。第二，確定依據國聯盟約條文，以修正和平條約。第三，對於德國之要求軍備權利平等以贊成的態度加以考慮。第四，關於奧地利，匈牙利及保加利亞之軍備，四強宜採取同樣態度。

四強公約之最後定稿，規定簽字之四國，關於與彼等有關係之各種問題，當求共議。依次考慮國聯會章之第十，十六及十九各章，（此各章論及各會員國之領土完整，論及批准與修正。）四國同意，任何或將發生之「提議」，「苟係」有影響於凡此各章之方法與程序，「四國將加以研究。委託四強，試謀裁軍會議之實現；倘遭失敗，則」以保證其能由適當途徑而解

決之觀點，「再審處未解決之問題。權利平等之考慮已成往事；考慮涉及奧國，保加利亞及匈牙利之問題（其中小協約國及波蘭，拒絕承認四強有單獨行動之權，）已成過去；關於修正之考慮，則甚模糊。但墨索里尼之威信，在德國，奧國，匈牙利及保加利亞之目光中若未十分增大，則因法國，波蘭及小協約國之反對，遭受挫折，亦無何等損傷。總之，公約已成。英國首相之訪問羅馬，已為一種紀念。再則，意大利已有不受他國責難而與德國或法國直接交涉之途徑。此乃一種成就，足使四強公約有其真正之重要性。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意大利之原稿

第一章

西歐四強（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相互之間，力圖實現一種有效之合作政策，以便依據白里安—凱洛克公約及「非戰」公約之精神，維持和平。在歐洲各種關係方面，盡力活動，以便此項和平政策，在必要時，亦爲他國所採用。

第二章

四國確定一種原則，遇有某種情形，易於引起國際糾紛時，即根據國聯會章之條款，修正和平條約。彼等當同時宣佈，僅祇在不出國聯範圍，且抱互相諒解，互助及謀共同利益之精神時，此種修正原則，始可適用。

第三章

法國英國及意大利宣稱，倫軍縮會議僅有部分的結果，則在德國未參預時所承認之各種權利的平等，應即發生效力，且德國宜求分期實現此種權利平等；此項分期，當由四強之間，憑藉普通外交手續，漸求諒解，而後規定之。

關於奧地利，匈牙利及保加利亞，四強之間當求達到一種共同諒解。

第四章

對於一切問題，政治及非政治的，歐洲的及非歐洲的，乃至於殖民地方面的問題，四強當力圖採取一致行動。

第五章

此項政治的諒解與合作之協定，（如屬必要，當在三月以內，經議會通過，）以十年爲有效期間，且經註明，在滿期一年之前，締約各國，如無一國提議廢止者，當再經十年。

第六章

此項條約，當在國聯祕書處登記。

最後之條文——一九三三年六月七日發出

諒解及合作之協定

弁言

德意志總統，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大英帝國國王兼印度皇

帝，以及意大利國王；

深知在國際聯盟理事會中，任完全代表，關係於國聯本身及各會員國，因此負有特殊責任，又顧念其共同在羅加諾條約上簽字之責任；

相信世界各處不安靜之情形，僅有在歐洲方面，增強對於和平之信仰，以增強彼等間之關係，而後可以消除；

由於國聯大會，羅加諾條約及白里安·凱洛克公約，而負有義務，決忠實於應負之義務，並考慮廢除武力之宣言，該宣言之原則，係由彼等裁軍會議代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在日內瓦簽字之宣言中所申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為裁軍會

議之政治會議所採取；

對於國聯會章各款急求其充分發生效力，同時遵照其中所設置之方法與程序，彼等無意背離之；

注意各國之權利，此種權利之措施，亟需關係國之同意；抱此種種目的而欲制成一種協定，因即各派全權代表——彼等交換其全權之後，發現良善而適當之方式，乃同意以下之條文。

第一章

訂約四大國，對於一切與彼等有關之問題，當求協議。彼等在國聯範圍內，力謀實現「各國間有效的合作」之政策，以

便維持和平。

第二章

爲尊重國聯會章，尤其是第十，十六及十九各章，訂約各國決意相互之間，對於一切有影響於此等條文之關於方法及程序之提議，皆加以考慮；惟對於僅可由國聯通常機關採取之決議，不抱何種成見。

第三章

簽約各國，力求保障裁軍會議之成功，設有與彼等特別有關係之問題，仍爲會議終結之障礙，彼等依據現訂協約，保留相互間再考慮此等問題之權利，以獲一適當解決之途徑。

第四章

訂約各國對於在歐洲有共同利害之一切經濟問題，尤其對於歐洲經濟復興問題決須會商，以便在國聯範圍內，謀一解決。

第五章

現訂條約，自發生效力之時起，以十年為有效期間。

在第八年終了以後，簽約各國如無一國向其他國家申明願意終止者，應即視為更始，再行有效十年。訂約各國，對於該事，皆有請求終止協定之權利，其手續為以兩年時期，申明退盟。

第六章

現訂條約，繕成英法德意四種文字，遇有疑問，以法文本爲有效，應即准批，且批文應從速存放羅馬。意大利政府准即將存放之記錄 (Propos-Verbaux)，抄發締約各國。

現締條約，在各國批文完全交存後，立即生效。

遵照國聯會章，應即向國聯註冊。

一九三三年——月——日制成於羅馬，僅用一種抄本，應即存於意國政府之文庫中；賡清抄本即將發交各締約國家。准此，上述各全權代表，簽訂本約。

希特勒統治下之德國

平裝一册定價洋叁角
外埠酌加郵費

原著者

美國外交評論社主筆
Hamilton Fish Armstrong

翻譯者

何學尼

校閱者

沈祖儒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印刷者

太平洋印刷公司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再版

